

## 名人大讲堂·李白文化季 系列讲座第一讲

名人大讲堂“李白文化季”迎来首场讲座  
张一南全面解析李白的艺术、生命世界

李白到底出生在哪里，蜀中还是西域碎叶城？写《蜀道难》的李白到底有没有走过蜀道？李白的精神世界有着怎样的构成？9月12日，继“杜甫文化季”之后，名人大讲堂迎来“李白文化季”第一期讲座。讲座邀请到北大国文课人气教师、文化学者、作家张一南，全面讲述李白的文化世界构成，包括他在蜀中的“童年回忆”，他在长安接触到的“西域文化”，他所受到的“儒家文明经典”的文化教育，以及他26岁出三峡、游名山对他的影响，李白与蜀道之间的文化渊源、李白有着怎样的蜀乡情结等等。

出生于1984年的张一南，在北大中文系读过9年书，获得博士学位，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教书。她对中古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有着多年的研读和浓烈的兴趣。张一南在掌握大量古典文学专业知识的同时，也善于将之消化吸收，融入自己的现代眼光和理解，形成面向读者输出的生动语言体系。在本场讲座中，张一南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特点。

“李白5岁前生活在西域”可能性很小  
蜀中生活对其精神世界非常关键

这场讲座以乡关何处、出蜀的游子、梦中的蜀道三个板块展开。其中“乡关何处”分析了“李白是哪里人”这个问题。

关于李白的出生地，一直都有争议。其中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，李白出生在大唐西域碎叶城（今天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境内）。对于这个说法，张一南认为值得商榷，因为证据不足，“李白5岁之后肯定是在四川，这是有据可考的。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，把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，从遥远的西域带回蜀中，风险是比较大的。李白5岁前生活在西域，当然也不至于绝对不可能，但几率非常小。”

关于李白的血统问题，是不是混血也一直被人讨论。张一南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，“对于一个诗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归属感，而不是肉身血统。”

那么李白的诗词为何有很多西域文化的元素呢？对于这个被经常提及的问题，张一南认为，“李白诗中开始出现西域元素，是从他到了长安才开始的。当时的长安城国际化程度比较高，有很多西域来的人带来的西域文化元素。李白在长安接触到西域文化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”

此外，有人将李白的父亲叫“李客”，作为判断李白父亲是当时“胡商”的一个证据。对此，张一南也认为证据不充足，“当然，李白的父亲应该是到过西域。”

不过，说到底，李白是不是出生在西域并不是非常重要，“对研究李白影响不大。根据可考的文献证明，李白至少5岁之后生活在蜀地20多年，这才是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时间段。”

张一南提醒大家首先注意“李”这个姓氏。在唐代，“李”姓尤其值得琢磨。因为唐朝的皇帝就是姓李。李白所出身的“陇西李氏”，这种高门大姓是不是就意味着李白是皇族中人？张一南分析说，“唐代的高门大姓就大概相



张一南生动解读李白的蜀乡情结。

当于今天的名牌大学。同在一个名牌大学上学的校友未必都互相认识，李白也未必就一定跟唐朝皇族有关系。他是这个姓氏，最可能证明的就是他出身不俗。陇西李氏在唐代的名望非常高，当时的皇族都要去攀附。陇西李氏是皇族的骄傲，而不是说皇族是陇西李氏的骄傲。”张一南说，李白说自己是“陇西李氏”，并不说明李白一定在陇西生活过，因为“陇西李氏”名望很高，以至于其后辈离开陇西很远很久，也依然会愿意说自己是“陇西李氏”。

张一南提到，曾有这么一个常见的说法广为流传：从外地来到蜀地的人或者从蜀地到外面去的人，似乎更容易出大成就。在张一南看来，李白就是从蜀地到外面取得非凡成就的典型代表。李白在蜀地生活的时间最多不超过26年。“但是这26年是非同一般的，因为这是李白人生早期的26年。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和观察到，人生早期的26年对一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何等之大。李白出三峡离开蜀地，再也没有回到蜀地。但在他之后的诗作里，不断回望蜀地。”

李白不仅有天才，还有后天的勤奋  
他的诗歌有深厚的文化渊源

李白在长安接受了多元文化影响，还有不少人会特别重视李白精神世界里的道家因素。“但其实李白的精神主轴还是离不开儒学，这是理解李白的关键。”张一南说，“李白的青年时期是在蜀中深入学习，吸收的是汉文化的经典，他熟读儒家经典，当然也读了很多非儒家的东西。比如他特别喜欢《战国策》。总体来说，李白的精神世界是汉文明经典塑造的。李白是汉文明滋养出来的精英，是一个典型的士族。”

后世读李白的诗作，总倾向于将他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超高的天赋。但张一南提醒大家，其实李白也为他的天赋发挥做了很勤奋的准备，“比如他曾把整个《昭明文选》拟写了三遍，以此学习。这种勤奋不是一般人有的。李白是天才，同时也是一个愿意下功夫向别人学习的天才。”

在讲座中，张一南特别分析了李白多首诗作的艺术特点和文化背景。比如《峨眉山月歌》：“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

不见下渝州。”这首诗里出现的地名名词很多，但读起来不觉得有堆砌感。“因为这是民歌写法，模仿六朝的一种文体写法，非常流畅。”

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大家特别熟悉。对于其中的“床前”“月光”，张一南特别分析道，其用典源泉来自东汉古诗里的“明月何皎皎 照我罗床帟”。“李白不是第一个看月亮的，也不是第一个看到月亮思念故乡的人。他的这首诗也不是直接从天下掉下来的，而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来处的。李白曾三拟《昭明文选》，可见他的诗词学养非常深厚，他写作的文学意象都是有母体的。”

张一南还提到，李白读了很多书，他在观察一个事物或景色的时候，“不是就看个奇景而已，而是会想起这是我喜欢谁谁写过的。他是带着文学的眼光去看的。”

李白为何爱自比司马相如？  
他们都有游士的自由精神

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。张一南说，唐代人的游历其实不是单纯的旅游活动，更像是一种社交活动，“读书人学成之后，需要到处干谒要人，为科举考试做准备。盛唐时代，科举取仕已经很普遍，但是举荐的因素也还比较重要。”李白在蜀中、湖南、江苏、浙江一带游历，但是从没见过他去参加科举考试。在张一南看来，“这是因为李白更像是一个从六朝穿越来的谪仙人。科举取仕虽然在唐代已经很普遍，但考试对于李白这样自由的灵魂，还是会觉得是一种磨损。他期待的是直接得到要人的举荐。”

在讲座中，张一南将李白与陈子昂、司马相如等从四川出去的名人进行了对比分析。“同为出蜀的游子，陈子昂是比李白出蜀更早的少年。”陈子昂在《望楚》中写道：“遥遥去巫峡，望望下章台。巴国山川尽，荆门烟雾开。城分苍野外，树断白云隈。今日狂歌客，谁知入楚来。”李白在《送别》中写道：“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。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。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”张一南说，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，李白有向陈子昂学习的地方，但比起陈子昂出蜀的快乐，李白对离去的故乡有更多的眷恋。

李白爱把自己比作司马相如，在张

一南看来，这是因为李白在司马相如身上看到两人很多相似之处。他们都具有游士精神，崇尚自由，不受束缚。而且他们各自生活、成长时代，都是处于上升期。司马相如成长在文景之治时期，李白的成长期在初唐末期。他们的成长期都处于社会的上升期、文学的恢复期，这样的时期往往会出大人才，但同时也会出现“有人懂他们，有人不懂他们”的状况。“司马相如的汉赋和李白的诗，就是遇到这种状况。”

一生没走过蜀道却写出《蜀道难》  
里面有李白的忧患意识

谈李白，总绕不过蜀道。在本场讲座中，张一南特别分析了蜀道在中古时代的中国的意义，“简单来说，蜀道就是蜀中到当时政治中心长安的道路。蜀道的背后是巴蜀与当时其他地理板块的关系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蜀道难，不光是因为自然环境难，还因为蜀道往往关联着政权的分界线，更是军事上的难。其实从遥远的秦汉，蜀道就难。总体来说，在当时的政权割据分裂的时候，蜀道就难。当大家统一、和平的时候，蜀道就不那么难。蜀道难不难，关键在于地理，而在于当时的国家统治能力。”

张一南特别提醒大家注意，李白26岁出三峡走水路离开四川，之后再也没回来过。也就是说，李白一生没走过蜀道，但他却写出了《蜀道难》。“杜甫真的走过蜀道。杜甫写蜀道是现实主义写法。李白没有走过蜀道，他写蜀道是浪漫主义的写法。他是靠着想象写的蜀道。”

李白的《蜀道难》是一种“拟乐府”文体，“他在模拟汉代乐府进行创作，大概就是模拟歌词的风格、语调去写一首诗，以一位唐代诗人去模仿汉代人口吻。而且他是站在大一统的角度来写的，他写蜀道之险，其实是写一种担忧。担忧大一统带来的畅通会失去，担忧蜀道一旦封闭起来会带来难处。这首诗体现出李白的忧患意识。”《蜀道难》整篇文字节奏参差不齐，甚至还有散文化的句子，“很有音乐性。他是用文字模拟音乐的节奏。”张一南说。

在讲座最后，张一南说，李白作为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，身上集中了六朝文学的所有优点。但后人学李白的诗人很少，很多诗人学杜甫，“李贺、李商隐是少数学李白的诗人。”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李白是一个潇洒的人，对功名很不屑。张一南说，其实李白也想通过入仕从政的方式来报效国家，只是他发现这条路行不通，“要么是有些事情他做不来，要么是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做。不过，不管仕途行不行得通，李白一直没停止写诗。他慢慢发现，他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写诗。”在讲座最后，张一南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说，“我们现在做事情难免有时候会遇到挫折、感到迷茫，在这个时候，其实可以想想李白，反思一下自己：我们来这个世界上，最擅长做的事情、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才是我的使命所在？可能人生的路就会慢慢清晰起来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摄影 陈羽曩